

沪语讲堂

商业用语生活化

文 / 钱乃荣

——上海话前世今生之六

来,变成谈条件各勿相让或者高低攀比个代名词。“抢生意”,引申到抢事体做个意思;“兜生意”,扩义成推介;“放生意”,用到辣江湖浪设圈套。上海人拿看勿入眼勿像闲话个行为,侬斥责为“勿是生意经”,表示坚决勿答应或者勿妙了个意思,也叫“勿是生意经”。

交易里讨价还价也有新个意义。“有还价”,蔓延到有商量余地或者有条件需议;“既没还价”,就是一口承诺个意思。“航三(源自 on sale)”从大跌价引申到形容令人失望勿快,或者指人勿正派。某人思想勿合时尚,讲伊“勿领市面”。“塌便宜”、“揩油”转到轻佻打人或抚摸女人敏感部位个侮辱行为。怪罪对方既没听清自家个话,讲伊“耳朵打八折”;打你一个耳光,讲“拨依一只五分头”。

“票据”是商业交易个单据,也引申到生活当中去。“打回票”,现在用到人或者物事拨人家退回个意思;“打包票”原来指写了一张保证成功个单据,现在泛指一种保证,有包辣自家身浪个意思。“空头支票”、“远期支票”,侬可以指勿能够兑现个虚空允诺。

“算账”也翻新到日常交际浪去。像“倒

扳账”,用来讲事体完结以后又重新翻出来再搭伊搞;“翻老账”是拿过去个体再敲【tou,抖搂】出来;“勿关账”成了不管个意思。对人告事体勿服气或者勿拨面子,常常讲“勿要依个账!”事体做糟糕了,头绪理勿清,称“一笔糊涂账”。

再看商店,“装门面”,后来引申为人摆出一副老来三个样子,假痴假呆装得像煞有介事个样子。“上台面”原来指商品放到台面浪来要像样,后来可指人个举止言行落落大方。

辣辣店家早晨开张个辰光,老板拿每日算账个算盘一摇:“开盘!”,到夜快打烊,又叫:“收盘!”乃未清点存货就叫“盘点”。后来“盘”字就变成“价钿”了,大减价叫“大放盘”。老板察言观色,看见“客边人(外乡人)”,对伙计叫一声“客盘”,伙计就会加价欺负“客边人”;看见洋人来到,伊又叫“洋盘”,伙计就用“洋人加倍”个价钱算账。后来上海人拿“洋盘”引申出去嘲讽勿内行、勿识货、缺乏经验,常常上当又勿觉察个人,甚至变成形容词,拿“勿内行、勿识事”称为“洋盘”了!

远开一点

剃头箱子

文 / 彭瑞高

大队有剃头店。农闲时,师傅就坐镇店堂,等村民把头送上来剃;农忙时,村民从鸡叫做到鬼叫,哪有空去大队,师傅就背上箱子,一个村一个村地跑,在场头巷口给村民们剃头。师傅一进村,就有人叫:剃头箱子来了,要剃头的快来排队啊!

师傅一般就在饲养场摆场子,因为这里有电。农忙时节,一切都只能马虎些,剃头也这样。你不能指望在饲养场里,猪猡还在一边咕咕叫着挤着,师傅会定定心心给你洗头,给你绞热毛巾焐下巴,把你的脸刮得像剥壳鸡蛋一样。这不可能。师傅这时来村里,说好听点,不修面,也不洗头;价钱给得也便宜:一个头,只收一角五分。

这还要归功于剃头箱子里的那个电轧剪。这家伙开起来声音很大,嗡嗡的,有点吓人,但它很有力,也很出生活,等你觉得头皮有点发麻时,那头发早已像刨花那样滚落在地下了。师傅手熟,旁边排队的人又多,他一看就越上发上紧,一般一个头,五六分钟就剃好了。

碎头发痒得很,剃完了,男人们就会到河边去洗个头。个别考究的,还要照照镜子。这一照,就照出了毛病:原来有的地方,头发还有长短。有人就说,师傅手脚快,生活却毛糙了。还有人说,师傅开的不是电轧剪,而是割草机。但乡里乡亲,说笑而已,从来没有入正式跟师傅计较的。

五香豆

沟通

文 / 颜志忠

张家李家,隔壁邻居,合用一间灶披间,抬头勿见低头见。

两个号头来,张家媳妇搭李家因儿为一桩小事体吵吵一场相骂。老早吵吵骂骂也有歇过,吵过弄过就算了。拚趟勿晓得哪能,做起冤家来。两个头碰着看见,头别别开,赛过像过路陌生人。一向闹猛个灶披间冷清交关。

大前日,两家人家个水斗也沉闷起来。淘米汰菜,水倒进去,笃悠悠,慢吞吞,漏起来死样怪气。慢点就慢点,好捱就捱。今朝捱过去了,终于彻底塞牢。面对面两只水斗,两斗龌龊水,一声勿响,一动不动,闷对闷。

楼浪杨家娘舅退休前拉物业公司做过生活,是个沟路工。伊讲,毛病出拉门口外头个下水道。随即拿来家什要捅。两个女人一看,拚哪能好意思,连忙从娘舅手里抢过家什。

弄堂里两只阴沟盖子翻开来,张家媳妇从东头用细竹并捅,李家因儿拉西面用橡皮泵吸,老娘舅“一二三”喊口令协调用力。一记,两记,三记……“咕噜噜”两只水斗里个水同时流进一条阴沟。

“通了!”两个女人撩起衣裳袖子管,揩一把汗,依看看我,我看看依,笑了。



“康熙”伊年微服私访到我家

文 / 丁婷婷

舂次 2014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个名单中出现张国立,勿由让我想起了 2000 年张国立和邓婕到阿拉屋里来个事体。

1997 年开始,到 2000 年,古装连续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分三部播出,红遍大江南北。康熙个扮演者张国立也拨大家所熟知。2000 年 4 月,上海电视台正辣播放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第三部中个锦袍记、食盒记、铃铛记。张国立到上海,想听听上海个观众对舂部戏个看法。

由于辣南京个一次勿成功个观众见面会,据说当时来个人哄得一塌糊涂,张国立和邓婕个手也被抓破,伊拉最后是从后门溜出来个。告吃到仔上海,伊提出勿搞见面会,只要到一家普通个人家去听听意见。最后么,竟然选中了我屋里,可能是阿拉住个张园离上海电视台比较近个缘故吧。

伊日夜里七点多,天色已暗,张国立和邓婕、《新民晚报》、《上海电视》等一帮媒体个人都到我屋里来了。

张国立问阿拉,舂部戏哪看哦?阿拉讲天天看,一集也勿落下。

网域沪语

看门小郎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老上海的大旅馆、大饭店和跳舞场,巨厦门口都有一个头戴橄榄帽、上身红制服、红条白肤、脚穿一双黑皮鞋的男孩,毕恭毕敬立着,他无名无姓,倒有一个外国名字 Boy(僕孩),中译名为“小郎”。有客人进出,他要立刻用力拉 20 多斤重玻璃大门,还要脸带笑容,迎接客人。夏天烈日晒,汗水湿透衣裳;冬天风雪吹得他瑟瑟抖。每天站立 10 个小时,工资很少,自己吃过还要养家,不小心得罪宾客,奖金扣光。

新中国成立,那些巨厦门口的小郎变成了祖国的花朵。这就是新旧社会的变化和对照。

沪语童谣

大肚皮 创作 / 王成荣

车厢里,轧来西,看见阿姨大肚皮。弟弟豪燥立起来:“阿姨过来坐一歇”

“谢谢依,好阿弟!”阿姨心里甜咪咪。拍拍肚皮忙关照:“长大依要学学伊!”

闲话闲画

甩水、浪头、掇浪头

文图 / 阿仁

年夜头,两个娘舅拨外甥囡压岁钿,都是 4 位数个红包。外公讲:“比我老头子个派头还要结棍,伊拉真是一年比一个甩水大!”上海闲话里个甩水,本意是讲鱼个尾巴。本帮菜里有特色个一只菜就是红烧甩水,用青鱼个尾巴切成几条,以酱油、红糖、黄酒烧得浓油赤酱上桌。甩水引申开来,是指本事大、来头大。出手大方是本事大。还有是讲来头大:“公司里今朝来了几个客户,阿拉总经理从来就既没个毕恭毕敬个。看来伊拉几个人的刮刮甩水老大了!”甩水大是老个上海闲话了。能够讲出舂句闲话个多半是六十开外个老上海了。

年纪轻个朋友讲浪头大。浪头大开始个辰光是指一个人个气势。“新来个头头浪头大的来要吓煞

人,开口闭口要耍平办公室里混腔势个人,吃勿消!”后来浪头大被大家借用到虚张声势,言而勿实个意思浪去了。“依勿要看主任浪头瞎大,其实伊到年底拨大家个奖金也发勿出,一点浪花也既得!”浪头大还被上海人引申为气派大、场面大、出手大。“小张要请老同学聚一餐,酒水订到希尔顿,浪头大得要命哉!”

浪头大还勿是极品。浪头大还勿稀奇。最最能够超出人个想象力个是上海闲话里个掇浪头。依想,海里江里河个浪头拍上岸来,有朋友竟然可以拿浪头抓上来朝地上一掇,真可谓惊天动地、掷地有声了。浪头大还是虚个。掇浪头却是实个。举个例子:当年申花足球队放出空气讲要从欧洲请来阿内尔卡和德罗巴。大家讲申花浪头大。后来这两个宝货真个一前一后来上海踢球了,大家只好惊叹:“申花老板迭一记浪头真个掇大了!几千万欧元个开销是真金白银,大家

既没闲话!”掇浪头要讲实力,要讲立升,要讲胆量。要是一介草民动勿动也来自白相掇浪头,我劝依省省。黄浦江里个浪头是后浪推前浪,一浪接一浪,一浪更比一浪高。依一旦掇过一趟,扎过台型之后,依还有后续手段哦?一掇再掇,啥人吃得消。

甩水大、浪头大和掇浪头,多多少少含有一些讽刺人与挖苦人个意思辣里面个。上海闲话个比喻和比拟常常是带有黑色幽默个。搭上海人个攀谈,尤其是与老熟人、老朋友搭话是要竖起耳朵好好惦惦其中个分量个。一勿当心,就会

浪头就是要掇大的掇!



拿人家吃吃豆腐个闲话当成功了补药来吃。上海人是乐天派。上海人欢喜寻开心。就是拨人家寻了一趟开心也勿动气个,才是有肚量个上海人。